



东风万里

“跃进中的中国青年”征文选集

5065

东风万里

“跃进中的中国青年”征文选集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9年·北京

东风万里

“跃进中的中国青年”征文选集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3 3/4 印張

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 定价(4)0.27元

編者的話

我社发起“跃进中的中国青年”征文以后，到截稿期为止，来稿数千。作品来自全国各地，从祖国的心脏北京，直到遥远的边疆。作者大多是工农青年、大中学生，也有部队战士、各业职工和机关干部，都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，在机器旁，在麦浪里，在战场上，在课堂外，从百忙中抽出时间，热烈应征。我们深深感激所有应征作者的热情支持。

编辑部对全部应征稿件进行了仔细的评比，从中精选出较好的作品十六篇，辑成一集，介绍给广大读者，书名“东风万里”。

对未用稿件不能一一退稿并提出意见，在这儿作一概括的交代：有的作品笔墨还颇流畅，但内容不够结实；有的作品写的事迹本身原是激动人心的，但或者是比较概念化的叙述，或者是过程和数字的枯燥记载，或者是文笔较为粗糙，结构太过松散，未能把原是动人的事迹生动地反映出来；有的只是写出了比较一般化的感想；也有一些作品写得还好，但和所选的作品相比，显得弱些，在提高出版物质量的严格要求下，也只得割爱了。

选出的这十六篇作品，都用散文的形式写成；所写的都是

作者在大跃进中亲身经历的振奋人心的事迹，写得真实、具体、生动。各篇的题材多种多样，所反映的生活各有特色：有書記挂帅，全民动员，如火如荼大炼钢铁的伟大场面，如“在钢铁的战场上”；有草原牧人进行劳动竞赛的豪迈气概，如“卡馬河边的歌声”；有集体农民保证丰产而创造的奇迹，如“蟠龙山阴河出洞”；有工农业并举，面貌一新的山地风光，如“化肥高过东山岭”；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校生活；有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野营生活；有在工农业上改进工具，打破常规，创造纪录的事迹；有以实际行动来拥护中苏会谈公报的热烈场景，如“连夜飞传大喜报”；有机关干部创造奇迹的生动画面，如“三百年古档大翻身”。真是丰富多采！

大跃进以来，全国各地到处热火朝天，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物风起云涌，震动世界的神话般的奇迹时刻出现，这本书里所反映出来的还只是沧海一粟；但这些作品，写出了跃进中的中国青年，在党的领导下成为敢想敢说敢干的新人，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，干劲十足，干劲冲天，对于鼓舞广大读者继续跃进，会起一定的作用。

目 次

在鋼鉄的战场上·····	安徽省重工业厅	陈用夏 (5)
“老牛爐”上天·····	鞍山日报	許篤潭 (13)
蟠龙山阴河出洞·····	四川岳池大石乡紫星七社	鳴 宇 (19)
化肥高过东山岭·····	广西僮族自治区	白 捷 (30)
麦收时节·····	西安电力工人技术学校	赵步升 (36)
新花袄哪儿去了·····	山东掖县	楊 敏 (48)
雨过天青·····	河南密县姚山乡	赵得春 (52)
热血交流·····	华北无綫电器材厂	陈錦余 (58)
卡馬河边的歌声·····	新疆维吾尔自治区	謝步英 (64)
石門春暖·····	清华大学	林立岩 (74)
不眠之夜·····	湖南郴师	何倫祥 (80)
耐火砖·····	哈尔滨第一电机制造学校	曹秀云 (86)
扫盲突击手·····	江苏江阴中学	蒨 涯 (91)
野营五日·····	杭州第十中学	周錫忠 (97)
連夜飞传大喜报·····	河南鹿邑邮电局	春 雷 (107)
三百年古档大翻身·····	国家档案局	何苏仲 (113)

在鋼鐵的戰場上

安徽省重工業廳 陳用夏

洪鐘响彻星空，大聲召喚。勤勞的人民從四處奔來，匯成巨大的人流，浩浩蕩蕩地走向鋼鐵的戰場，歌聲不斷。

聽到鐘聲，我猛然惊醒，立即翻身下床，因為我知道這鐘聲就是市委的號召。昨天，市委已動員全市有勞動力的人們，為鋼鐵苦戰三晝夜。我急忙披了件衣服，奔入人流。

我們來到昨天到過的老地方，合肥火車站。雖是初秋的一個黎明之前，這兒却好比仲夏的白晝。明亮的燈光下，人群已擠得水泄不通，熱氣蒸騰。

上一班的人們已勞動了一整夜，現在也聚集在這兒，個個滿臉汗漬，雖然接班的來了，他們還不愿意回去休息。其中有一個小伙子掙脫開同伴的手，大聲說：

“為着鋼鐵元帥升帳，少睡幾個鐘頭算什么！我還有勁，這會兒回去太早啦。”

這話多么豪迈，引起了對那個小伙子的敬意。從旁一打聽，知道他叫王永明，是礦山機器廠的技工，已經干了一個通宵哩。

湊巧，隊長分配任務時，恰恰要我和王永明一起抬礦石，

真使我又惊又喜。惊的是这小伙子一夜沒睡了，受得住嗎？喜的是跟这个可敬的小伙子一起，实在太好了。

“来吧。”王永明爽朗地說着，脫掉了蓝衬衣，露出健美的肌肉和汗漬的背心。背心上印着个“奖”字。

这小伙子一定样样不錯！我这样忖度着。

咱俩抬起了一籬矿石，奔向鋼鉄厂，我在前，他在后，重的一端落在他肩上。沿路灯光閃耀，挑着籬筐的人們往来不断，犹如揚子江翻着波濤。

“你累了。”王永明見我气喘吁吁，就說。

确实，百十斤重的家伙搁在肩膀上，对于我来说，这滋味是不好受的。

“不累不累。”我勉强加快了脚步回答，然而太不爭气，又走了一段以后，脚步开始歪斜，身子一搖一摆的，搞得籬筐也左右晃蕩。

“咱們歇会儿吧。”他停下脚步說。

我就把担儿卸下肩，抹抹脸上的汗珠。路边还有几挑籬筐歇着，有人在脫衣服，有人吸烟。我剛把竹杠脫开手，王永明就把竹杠一端伸向另一籬筐，挑起两籬矿石，飞也似地跑了。

“你在这儿等着吧，我去了就回来。”我只听到他这么說了一声，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他早奔得身影也不見了。

“喂，同志，你往哪里去？这是我們的呀！”一个年近半百的人着急地叫道。

这张严肃而又和藹的脸好熟啊。我想了想，呵，記起来了，这不是市委的田書記嗎！我在工业厅办公室里見過他的。

“田書記，你也来啦！”我过去招呼他。心想，他一定不認得我了。

哪知他的記憶力那么强，虽然他只見過我一次，听見我叫他，轉过头来就笑着說：

“啊，小陈，你是工业厅的吧。哈，也来改造思想了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我靦腆地笑了笑。

“没什么？那可是来凑熱鬧的罗？”田書記将那飽經风霜的手往我身上一摸，“还‘没什么’？衣服都汗湿啦！”

我們都笑了起来。看看田書記的衣服，就象刚从水里捞起来的。他那簡短的几句话，深深地激动着我。他是在現場提醒我，要注意向劳动人民学习啊！田書記是多么关心人啊！

“剛才和你一起抬的那小伙子是誰？工业厅的？”他問。

“不是，他是矿山机器厂的。他見我……”我不好意思再說下去。

“哈，不錯呀，这小伙子真带劲；可是把我們的‘飯碗’給搶走啦！”和田書記在一起的一位同志开腔了。他那股幽默劲使旁边的人都捧腹大笑。

“真是個魯莽小伙子，来回有十几里，就这么一声不响地走了。真是！”田書記感慨地說。

路灯不知在什么时候熄了，朝霞映紅东方。

这时来了个騎自行車的人，一下車就說：

“田書記，金市长，省委来电话找你們，請你們立即回去。”說罢就急匆匆走了。

“再見，小陈，加油干呀！”田書記临走时，还亲切地向我打

招呼。

我心里又激动又惭愧，真不知說啥好，呆望着他俩远去的背影。

“市长和書記亲自挂帅啦！”这句话象东风拂过原野，馬上传遍了鋼鐵的人流，到处响起“社会主义好”的歌声。

王永明挑着两只空籬筐飞跑回来了，見我在等他，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：

“一个人挑得过瘾。”

我埋怨他不該这样不顧別人。他大笑起来說：

“旁的可不能不顧，干这个呀，就得眼明手快，搶走再說。”

“你不跟我合作，我要告你的状！”我开玩笑地說。

这大概是使他感到确有些不妙，以为我恼火了，急忙說：

“別，別，陈同志，我下次不这样了，保証和你密切合作。”

咱俩又一起抬矿石。太阳升高了，秋老虎热得够呛。从車站到鋼鐵厂之間的道上，人群越来越密。带紅領巾的小学生，中学生，大学教授，家庭主婦們，老老小小都来了。他們都帶着臉盆、瓦鉢、菜籃之类的家伙，装着矿石或焦炭，朝鋼鐵厂奔去。个个爭先恐后，为社会主义建設起一顆螺絲釘的作用。

我的伙伴簡直是不知疲倦的。快到中午了，他仍然和我一起在大道上奔跑。队长多次来劝他休息，都被他調皮地謝絕了。

“哈哈，队长，你又来吃醋啦。”他一面笑着說，一面加快了脚步，使那位肥胖的队长根本无法赶上。

不一会，咱俩又将矿石抬到了鋼鐵厂。

“咱們歇會吧。”我建議道。這回他总算同意了。

“呵！陳同志，你瞧，連教授們都來啦。”他說。

我回頭看時，見到幾個童顏鶴發的老人，用各式各樣的家伙搬着土紅的礦石，有的把礦石放在精裝教科書上捧着奔走。雖然他們所搬的礦石較少較輕，但對於他們來說，却是很盡力的。當他們從我身旁走過時，我看到他們胸前別着“合肥礦業學院”或“安徽醫學院”的校徽。忽然有人拉住我的手說：

“同志，喝茶吧，涼的。”

我轉過身來，原來是位不相識的老婆婆遞過來一碗涼茶。這真是太合時了，我一口气喝了三碗，覺得滿身舒暢。然後抹抹嘴，摸出一張鈔票，問：

“一共幾分錢？”

“不要錢，同志，我是自願來的。”老婆婆見要給錢，連連搖手說。

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。倒不是那幾分錢的緣故；而是這樣一位老婆婆，看來她已經有七十歲了吧，把茶攤設在炎熱的太陽下，自動為鋼鐵大軍服務，太使我感動了。她怕我不明白，急忙解釋：

“同志，你不知道呀，我年老走不動了，又是小腳，看大家運礦石，我不能出點力，心里怪不好受。就弄點兒茶水，給大伙解解渴。同志，可別見笑呵。”她說罷，又去招呼別人了。

“走吧，任務要緊！”王永明拍拍我肩膀說。他早等急啦。

趁着太陽還沒當頂，我們又抬了一籬。

中午有一個鐘頭休息。我又碰見了那位老婆婆。她還在

挪着小脚走来走去，将茶水一杯杯送到人們手上，搞得自己滿头大汗。这儿靠近三号高爐，馬达声不断传来。

“老婆婆，你真不简单呀！”我情不自禁地說。

“哪里哪里，我差得远哩，我的儿子、孙子都在我前头。他們来信要比干劲，我就和他們比嘛。”她一边忙着給人送茶，一边打开話匣子說。接着又告訴我，他大儿子是馬鞍山的炼鉄工人；二儿子是鞍鋼的技师；两个孙子都在海防前綫，一海一陆。

“大娘真是滿堂紅呵！一家的战士。”我笑着說。

突然，耳朵里好象靜了許多，“轟轟”的馬达停止了喊叫，三号高爐陷于停滯了。是怎么回事？扩音器大声叫起来，人們急忙蜂拥到出事地点。

“煤气管发生了毛病，热风送不上去。”有人这样說。

我抬头一看，果然，粗黑的鋼管“絲絲”地噴着淡灰色的烟，难聞的气味散布开来。必須馬上修理，不然，后果是难以設想的！这点我倒懂得，要是高压的水因此噴进爐里和鉄水接触，那爆炸是难以避免的了；而且，浓厚的煤气在低空弥漫，也是很可怕的。但是，在四丈高的空中，高热的鋼管上，浓厚的煤气中，誰会修理？又誰敢修理呢？

扩音器大声叫着。我惊呆了，什么也沒听清，只听到耳旁有人大喊一声：

“我来！”

一根竹杠攔到我手臂上，我茫然握住了，却見王永明脹紅了臉冲上前去了。

“你行嗎？”一个戴眼鏡的同志疑慮地問，眼光打量着这结实的小伙子。

“行！我学过这一行。”王永明當場接过石棉衣，把它打湿了穿上，拿了应帶的工具，抓住鉄梯，熟練地爬上了爐頂。

千百双眼睛盯着这无畏的战士，人們都紧张地屏息着，热望而又担心。

他抱住了导管，艰难地爬到了裂口，刹那间，身影消失在黑烟中。

“哎呀！怎么啦？”人群里有人惊叫起来。

半空里响出断断续续的敲击声，黑烟中冲出一陣火花。

“救护车，救护车！快，快！”那位戴眼鏡的同志大声喊道。他知道上面的人衣服着火啦。

别掉下来啊！我真替他担心。

忽听得上边传来一声“好啦”，就停止了声响。几个救护队员急忙上去救他。

黑烟散了，露出一个浑身烏黑的人形，他紧抱住粗黑的导管，一动也不动，衣服还冒着青烟。工具箱“嘩”的从半空里掉下来，落在沙地上。

救护队员把王永明抬下来时，他已经昏迷。大家紧张地扒掉了他的衣服，立刻施行人工呼吸。

“小伙子真不简单，能在这么浓的煤气里坚持五分钟，奇！奇！”医学院的一位教授感叹地说。

半个鐘头后，他醒过来了，大伙儿松了口气。

“你们尽围着我干嗎？”王永明跳了起来。他听见鼓风机

在轟鳴，笑了，笑得那麼自然，仿佛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似的。

“你，你，你要休息呵！”醫生和護士著急地勸告他。

“你們看我，不是好好的？誰想休息就別來！”他把胸脯一拍，才發現自己沒穿衣服，忙將那件有“獎”字的背心拿了，向我說，“陳同志，咱再去抬吧，天快晚啦。”

我一時不知道用什麼語言來表達我對他的敬意，默默地跟著他走了。走了好久，我才把積在心底的一句話說出來：

“你是共青团員嗎？”

“不，我是共產黨員！”他的回答是那麼爽朗、自豪！

咱倆又一起勞動了半天，晚霞出現在天邊，收工的命令下达了。這會兒，他再也不能不回去休息了，因為大隊長親自對他下了命令。

下班的還沒走，接班的又來了。平坦的大道上充滿歌聲，原野依然是那麼熱鬧，似乎那初升的月亮也在彎着眉兒微笑哩。

“老牛爐”上天

鞍山日報 許篤潭

隨着一陣急劇而喜悅的出鋼鐘聲，巨大的平爐緩緩地往後傾斜。剎那間，濃煙滾滾，金光閃閃，鋼水以不可阻攔的力量“嘩嘩”地脫槽而出。

“又是一顆‘衛星’上天！五號平爐創造了六小時五十分鐘的快速煉鋼新紀錄。……”廣播器响出了洪亮的聲音。

“啊，‘老牛爐’也上天啦！”大伙兒驚喜地說，鼓起掌來。

老爐長王恩信緊張地跑到操縱室，瞅瞅壁上的挂鐘，對了對手上的馬表，暗自屈指算算時間，就是六小時五十分鐘，一點也不錯。他不觉捏了把汗，久久沒說出一句話。

五號平爐，是咱廠里有名的“老牛爐”呀！每爐鋼的熔煉時間，最快也要八小時二十五分鐘，平常總要十小時到十二小時，這爐鋼真快得出奇呀。這還是從沒當過爐的一助手崔志年指揮操作的呀。老爐長想到這裡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那一套技術了。在這新紀錄面前，他激動得眼中閃出喜悅的淚花，輕聲叨咕着：

“崔志年那小伙子真是好樣的。咱們的‘老牛爐’一步登天啦！”

五号爐前，充滿了歡騰的氣氛。爐長姜英倫滿面通紅，心里熱呼呼地逢人就說：

“小崔真有两下子，值得咱們好好學習羅！”

爐長徐純民在人群里啞口無聲，心里酸辣辣的，恨不得鑽到爐后去藏起來，叫人猛打兩耳光倒還好受些。

六小時五十分鐘煉一爐鋼，說來並不是一件很新鮮的事兒，但为啥這樣振奋人心，驚動那么多爐長，產生出神奇的力量呢？那是有緣由的：

“高產周”激戰的前夕，鞍鋼第一煉鋼廠俱樂部里鬧哄哄的。穿着作業服、帶着鴨舌帽的煉鋼工人三五成群，熱烈談論着，訂出了縮短冶煉時間的新指標和新措施，個個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試。唯獨五號爐長徐純民這一小組靜悄悄的。

老徐默默地比比划划，盤盤算算，耽了好大工夫，然後胸有成竹地說：

“依我看，八小時以內出一爐，想都甯想。”他望望伙伴們，又斬釘截鐵地說，“算來算去，頂快也要八小時加五分鐘。”

伙伴們你看我我看你，好久好久，誰也沒吭聲。顯然，大家不贊成爐長的意見，正在考慮能不能把時間縮得更短。

“青年友誼爐是七小時，九號爐是七小時十分鐘，……你們呢？”熬紅了眼的黨支書齊寶純走過來說。他望見大伙的臉色，已經覺察到他們的心情。

“八小時以上。”老徐答得很干脆。

“以下行嗎？要不然，怎么叫高產指標呢。”齊支書問。

老徐搖搖頭，揮揮手。